

中国女记者

《中国女记者》编辑委员会 编

5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女记者 (5) / 《中国女记者》编辑委员会编. -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9.9

ISBN 7-5011-4454-0

I . 中… II . 中… III . 女性-记者-生平事迹-中国
IV .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21913 号

责任编辑：瑞华

中国女记者

5

《中国女记者》编辑委员会 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瑞兴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625 印张 插页 8 张 300,000 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4454-0/G · 1648 定价：16.00 元

目 录

序	李 普
致邓小平同志的信	李 琴
中国女记者的光荣	卢瑞华
邵云环	一位无畏而尽职的女记者（詹得雄撰）
马 玲	“爆炸”新闻带来爆炸效应
元 元	说话真难
王丙西	山野情怀
王彩霞	痴心不改
王晓琦	细心寻觅逝去岁月，真实展录历史烟云
王紫千	我的涅槃
庄 建	记者职业，依恋你没商量
范 又	写批评报道长见识
刘文宁	让心着陆
包 涛	采访日记
任凤巢	努力成为“专家”型编辑记者
李 丽	记者的荣耀
宋红岗	难忘！采访孙越崎
李晓光	爱的奉献

李 润	做个像样的编辑	(107)
苏个环	采访老太太们	(119)
吴力田	当一名好记者——我的理想	(126)
吴宝丽	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	(132)
吴雅丽	怎样获得新闻线索	(140)
宝日玛	摸准心脉——也论理解听众和观众	(151)
陈 雁	做人应该纯朴、诚恳、勤奋、认真	(156)
陈 辉	深入采访 冷静思考	(164)
邱 原	益友良多	(172)
周晓频	调研 敏感 真话	(177)
吕贵和	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	(185)
张立华	用好手中的笔	(194)
张 梓	今生无悔	(199)
张树立	根根空心细如纱 薰城宫面誉天下	(207)
孟晓云	追逐长远的魅力	(211)
郑惊鸿	西红柿长在树上	(219)
林 菲	我与“农”结下了不解之缘	(228)
易香英	爱护小树	(235)
罗艳玲	深入一线寻找闪光点	(244)
姚 瓦	我天天怀揣记者证	(249)
姚咏梅	采访手记	(256)
段 瑞	五年：一如往昔的承诺	(261)
席淑君	一篇意犹未尽的报道	(271)
孙秋萍	沐浴在大自然的风雨中	(277)
龚 雯	你别无选择	(288)

宫 骏	圈里圈外	(299)
樊 瑶	从延中到鲁艺	(307)
曲 绯华	终生无悔的事业	(315)
黎 星	黎星：永远的星星（熊蕾撰）	(324)
韩小蕙	我为自己的职业而骄傲	(338)
斯 杨	写到深处情自真	(346)
解 波	长忆甘雨小院	(352)
堵木来娣	风云人物采访录——赴台手记	(362)
姚宗娅	记者生涯	(374)
钟燕平	从“小”记到“老”记	(382)
千古成败在于治	周建英 计泓康	(390)



邵云环 1951年6月19日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华社参编部主任编辑，历任俄罗斯东欧编辑室副主任和《参考消息》二编室副主任，1999年3月奉派任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同年5月7日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中以身殉职，年仅48岁。

邵云环同志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1971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塞尔维亚语，1975年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参编部，先后在翻译、选报、编辑和记者岗位上工作。1990——1993年期间首次赴贝尔格莱德分社任记者，1999年3月，她又主动请缨奔赴南斯拉夫报道第一线。她以中国新闻记者的正义与勇敢，真实地报道了北约空袭南斯拉夫的事实真相。

国务院有关部门已批准邵云环同志为革命烈士。

一位无畏而尽职的女记者

——记新华社记者邵云环

詹得雄

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邵云环，在5月7日午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五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击中国大使馆时，不幸以身殉职，壮烈牺牲。噩耗传来，我们《参考消息》报社长期与她共事的同志，莫不悲痛万分，对北约的野蛮暴行义愤填膺，怒火中烧！

邵云环同志是一位热情开朗、勤奋踏实、德才兼备的好同志、好编辑、好记者。她1951年6月出生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曾是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建工处的工人。艰苦的环境和平凡的劳动养成了她大山的筋骨和松树的风格。

1971年她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塞尔维亚文。她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博得了老师与同学的一致好评。1975年2月，她被分配到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工作。那是一个为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站岗放哨、收集瞬息万变的国际动态新闻的重要部门。她以高超的外语水平、敏锐的新闻敏感和坚定的政治方向，出色地同时也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在风雪交加的冬天，她凌晨就要赶到办公室选译外电外报，常常到深更半夜，还要校对散发油墨味的校样。她密切注视着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把每一个重大的动向及

时、客观、准确地向上反映，同时通过《参考消息》向全国人民介绍。

1990年9月，她奉派到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工作，目睹了南斯拉夫的分裂和波黑的激烈冲突。她为新华社采写了大量的新闻稿，也为《参考消息》撰写了许多有见地、有深度、有现场感的综述，发表在《来龙去脉》等栏目里，深受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1993年10月回国后，她担任俄罗斯东欧编辑室副主任，担子重了，她更忙了。1996年9月担任《参考消息》第二编辑室副主任，具体负责三版，即《时事纵横》版的编辑工作。她苦心经营，不断推出诸如《来龙去脉》、《历史一页》、《国际大特写》和《知识窗》等受读者喜爱的好栏目，很好地体现了《参考消息》“采四海风云、播五洲气象”的风格和特色。

今年3月正当南斯拉夫局势极其紧张、科索沃战火一触即发的时候，她主动请缨，要求到第一线去工作。记得3月12日她到办公室向《参考消息》编辑部的同事辞行的时候，脸带笑容，眼中流露出坚毅的目光。她说：“请大家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她一句也没有讲到个人的安危。当我们说“请多保重”时，她还是像平常那样微微一笑。

她到达贝尔格莱德不久，3月24日，北约的炸弹就破坏了那里的和平。她含着热泪写出她的第一篇通讯《悲壮的贝尔格莱德》。她写出南斯拉夫人民的悲愤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读她的文字，很容易想到她的性格和为人。百忙之中，她还曾打回过电话问大家好。我们嘱她保重，她却说：“我最怕的是稿件发不出去。”

此后，她在完成大量新闻报道任务的同时，还陆续写了三篇通讯，发表在4月13日、27日和5月7日的《参考消息》报上，它们分别是《北约空袭南联盟亲历》、《在血与火中所见所闻》和《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现在重读这三篇通讯，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浩浩正气和对南人民的由衷钦佩与同情。

读她的通讯我们知道，在她工作的地方，爆炸“几乎把人从床上震起来”，“别人听到警报可以按规定到地下室躲避，我却得硬着头皮呆在屋子里写稿子”；我们知道，她到大桥上和工厂里去采访“人体盾牌”，人们在唱歌跳舞，“那场面与其说是欢乐不如说是悲壮”；我们知道，她“抽时间用摄像机把贝市一些可能遭轰炸的设施拍了下来”，没几天，许多设施果真炸毁了；我们知道，她去采访被炸后的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看见“从中间几层已被炸碎了的玻璃窗户里伸出几面南斯拉夫国旗，在雨后的微风中缓缓飘动……”

在她最后一篇遗作中，她写道：“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常常在午夜以后响起的爆炸声，每天晚上就像‘等楼上的另一只靴子掉下来’一样等待那一声令人心悸的巨响。”我们读着她的震撼人心的通讯，为她的安全时刻捏一把汗，只能默默地为她祝福。

即便这样，当我们得知她在电脑旁工作时遇难的消息后，仍然万分震惊，不敢相信。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好翻译、好编辑、好记者、好战友、好党员而悲痛万分。邵云环同志以她48年的生命谱写了一部壮烈的人生史诗。她没有走，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原载《参考消息》报1999年5月10日）

北约空袭南联盟亲历

邵云环

来到贝尔格莱德后，北约的空袭就开始了。

北约从4日开始轰炸贝市市中心的重要设施，几乎每天一个目标。爆炸声听起来的确让人心颤。对距我们大约四公里远的空军司令部的那次轰炸，几乎把人从床上震起来。经历了十几天的炮火，现在我们已能大概分清哪个是北约炸弹的声音，哪个是南军的防空导弹的声音了。

南联盟大厦（南政府机构大楼，已被北约确定为轰炸目标）离使馆很近，大约只有一公里远。如果被炸，我们也许会受些影响，只希望北约的巡航导弹“精确制导”。不过前几天炸的地方我们都看到了，不得不让人惊叹现代化武器真是“指哪打哪儿”。据说有的炸弹炸下来建筑物被毁却不起火，只冒些许烟，真有些“杀人不见血”的味道。我们这间卧室的窗子正对着联盟大厦的侧楼。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把卧室里的桌子加电脑一起移到了客厅——多隔一堵墙心里要踏实些。此外把所有的玻璃窗都用胶条贴上了歪歪扭扭的“米”字。生活规律也打乱了，分不出白天黑夜，睡觉经常是和衣躺下。头几天听到空袭警报还有些紧张，现在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别人听到警报声可以按规定到地下室躲避，我却得硬着头皮呆在屋里写稿子。

其实这种胆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了当地人的影响。塞尔维亚这个民族让你不能不由衷地佩服。也许人被逼到了绝境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大多数南斯拉夫人现在听到空袭警报后根本就不去地下室了。他们说：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八年前我第一次到分社工作时虽然也经历过前南斯拉夫的波黑战争，但那次战争毕竟不是发生在贝尔格莱德。

“人体盾牌”这个词，过去写波黑的稿子时我曾给读者介绍过，现在它就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通常，北约一般在晚上或凌晨时分进行轰炸，可现在从夜幕刚一降临直至午夜，距使馆三公里远的“布兰科”大桥上，男女老幼每天斗志不减地在桥上唱歌跳舞高呼口号。我去过一次，那场面与其说是欢乐不如说是悲壮。

他们会不会不知道，就在 9 日凌晨，位于另外一座城市的百年老厂“旗帜”汽车厂遇到了北约的轰炸。当时被炸伤的 124 人，都是从空袭一开始就自愿守卫工厂的“人体盾牌”。那天晚上，工厂领导曾苦苦劝他们离开但未成功。两小时后，北约的炸弹就落了下来。

工厂被炸的第二天，我随南联盟军事新闻中心组织的活动同其他外国记者一起前往距贝尔格莱德 200 多公里以外的那个城市，目睹了被炸得七零八落的车间和厂房，还有医院里受伤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

有时我想，不管损失有多大，假如毁掉的只是建设和设施，以后还有机会重新建设。可是要是人被炸死了呢？但可怜的塞尔维亚人正在默默地、顽强地抵抗着，孤军奋战着。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说出那个“不”字。

前不久，我抽时间用摄像机把贝市一些可能遭轰炸的设施拍了下来，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它们就可能从人们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

从北约空袭的第三天开始，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共和国广场的反战音乐会一天也未曾停止过。当主办者在第一场音乐会上宣告“我们将一直唱到空袭停止那一天”时，我还有些怀疑。可是他们真的坚持下来了，而且参加者人数不减。没有特别的组织工作，直播电视上只是每天打出一行字：“贝尔格莱德的市民们，明天继续到广场来吧，让全世界看看我们！”那种群情激昂的场面，那种坚持不懈的劲头，如果不是亲历真是难以相信。现在这种音乐会已发展到全国各个城市。参加演出的艺术家们都是没有报酬的，但他们争先恐后，非常卖力气。

除了广场音乐会外，人民剧院每天都举办芭蕾舞、交响乐和民间舞蹈等演出。电视直播时我经常抽点时间欣赏一会儿。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可是对塞尔维亚人来说，却是一种抗争和对北约轰炸的蔑视。

许多人关注塞族人的民族特性可以说是从波黑战争开始的，我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很难用“顽强固执”、“宁折不弯”等词说得清的特性。的确，历史上的塞族人从没有屈服过。他们看重民族尊严，追求自由，哪怕明明知道没有赢的希望。在以强凌弱的当今世界，这也许正是塞族人的悲剧所在。不少人感慨：为什么非要说“不”呢？如果，顺从一些，局势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可南斯拉夫人却自有一番解释：我们错就错在我们处于一个极其敏感的地缘政治区域内，反正“怎么都是错”。这种被逼入绝境后表现得更加充分的民族特性，也许正是一些西方大国没有估计到的。

（1999年4月11日发自贝尔格莱德）

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

邵云环

5月2日晚，北约用石墨炸弹袭击了塞尔维亚的高压电网，造成整个供电系统瘫痪。塞尔维亚大部分地区突然断电。“白色的城市”（贝尔格莱德）自空袭以来第一次度过了没有灯光的黑夜。

这一天正是月圆之时。站在楼顶举目望去，一轮明月正从不远处被炸成空架的商业办公楼后面冉冉升起。这一晚贝尔格莱德市区没有听到爆炸声。望着沐浴在淡淡月光之下的漆黑的城市轮廓，我心中不由陡增一种恐怖感：三个被俘的美国兵刚刚离境，北约就下此毒手，它给人们发出的是一种什么信号？

最近以来，北约飞机空袭中的“失误”越来越多了。4月27日，四架北约飞机在只有1.3万人口的苏尔杜里察上空盘旋数分

钟后投下了大约 20 枚炸弹，其中 6 枚落在了居民家。据前往采访的记者们描述，小镇里数百座民房化作了废墟，20 多人死无完尸。血肉漫进泥土，情景惨不忍睹。

5月1日中午，一颗北约导弹击中了科索沃卢扎内市一座桥梁上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汽车车体被拦腰截断，其中一半栽入河水中，造成了 47 人死亡、10 多人受伤的悲惨后果。

5月3日，北约飞机用集束炸弹袭击了一辆从贾科维察开往波德戈里察的公共汽车，不仅造成乘客而且造成前来救援的警察的伤亡，目前已发现了 17 具尸体。

可是，北约在解释这些血淋淋的事件时，往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偏离了军事目标”或“不可避免的失误”。

不仅如此，北约的轰炸还有了新的战术。

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常常在午夜以后响起的爆炸声，每天晚上就像“等楼上的另一只靴子掉下来”一样等待那一声令人心悸的巨响。

一般来说，在贝尔格莱德市区，北约往往在“精确地”炸毁一个目标后，便会完成任务般打道回府了。可自 4 月 29 日起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天晚上从 10 点多开始直至次日清晨，飞机的轰鸣声、导弹的爆炸声和防空炮火声彻夜未停。那一天北约不仅轰炸了市中心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大楼等建筑，而且还在短时间内对这些目标进行了二次轰炸。一些消防人员和救护人员就在这二次轰炸中受伤或遇难。

可以说自空袭以来每次爆炸声响起，我的心都会被揪紧一次。塞尔维亚电视台被炸以后，十多名死去的新闻界同行陆续被从废墟中挖出，这在我的心里成了一道抹不去的沉重阴影。随着北约轰炸“失误”次数的增加，每天在布兰科大桥上以人体盾牌参加护桥的人们的命运不能不令人感到担忧。

在加紧对南联盟空袭的同时，北约还在施展一种心理战——

鼓动南斯拉夫人民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它们通常是一张张印刷考究的小传单。正面是几行令人心悸的黑色美术字：没有汽油，没有电，没有自由，也没有未来；背面则有一段问话：你还要为米洛舍维奇受苦到何时？

长时间生活在没有规律的惊恐和不安中，大家都感到身心极度疲惫，甚至笑自己得了“科索沃战争综合症”。然而我们毕竟是外国人。作为真正受害的当地人，他们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南联盟境内多瑙河和萨瓦河上的主要大桥几乎都已被北约摧毁，而贝尔格莱德的几座大桥也危在旦夕。乘出租车时，听说要从老城到新城去，我已三次被拒载，理由都是那要经过布兰科大桥；而每次经过这座大桥时，司机往往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大油门。一位出租车司机曾对我说，我们害怕过桥，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向北约说“YES”，北约已经把我们炸成这个样子，我们还有退路可走吗？

尽管大国间不紧不慢的外交斡旋一次又一次地把人们的希望变成失望，北约在加大空袭力度的同时也加强了心理战术，但仍没有迹象表明塞尔维亚人会在强大的压力下向北约投降。在经过了没有灯光的漫长黑夜后，阳光又把人们领进了正常生活中。多瑙河边风格迥异的小餐厅和咖啡馆里仍然高朋满座，散步的人们依旧缓行。

(1999年5月6日发自贝尔格莱德)



马玲 六十年代生于北京。幼时，中华大地东南西北奔波，中学时落脚北京。大学，入读外语学院，专攻日本文学。曾有多部短篇小说面世。出大学门后，做过翻译，当过记者，搞过商务。曾公费留学日本京都大学，研修社会学。

后入香港《大公报》，任驻京高级记者。其间，因独家报道及对政要人物的专访，获九四、九五年度大公新闻奖。1996年获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二届优秀新闻作品奖。1997年调《大公报》香港总部工作，报道了香港回归交接仪式。

“爆炸”新闻带来爆炸效应

马 玲

1995年2月7日，《大公报》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套红大标题登出《中国发射卫星失败真相大白，美制卫星再次爆炸耐人寻味》的独家新闻，电头为“本报记者马玲北京2月6日专电”。报纸一出版，迅即在香港和海外引起一场新的“爆炸”。

一早，香港的电视新闻便频频映出《大公报》的这一报道。旋即，不仅香港的媒体热闹起来，世界各大通讯社也纷纷转发或评议。几天后，当我与航天系统的新闻发言人联系时，得知：“你这篇报道一下子就震动了世界，在此之前，那么多文章指责我们的失败，现在态度一下子就转了过来。”这位发言人还透露，仅第一天，就接到20多个记者的电话，其中路透社和法新社最先找上门，甚至半夜三点还有境外记者把电话打到她家中。

报道明确指出：诸多实据表明，1月26日中国用“长二捆”火箭在西昌发射美制卫星的失败，卫星爆炸在先，火箭引爆在后，事故系美方生产的卫星所致。此次爆炸与92年底发射澳星事故颇为相似。有专家对两次事故进行分析后认为，不能排除事故出自有意而为的可能性。

报摊上的《大公报》很快被抢购一空。

其实，我得到的这一“爆炸”消息，并非来自官方，我始终以职业操守为准保护着消息来源。

中国生产的“长二捆”火箭，先后两次发射美制的卫星，于